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賍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
嬪子我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麼疑的不要
討我把你頭上的馮子蓋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小廝
且不推門且拉只着笑着好嬪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
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着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
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
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
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鷺鷥

馬得有趣口
吻頗肖

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呢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守着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厮笑道啾啾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著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啾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箇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呢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緯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緯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差裡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嬪子去罷再不來

可就悞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厮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眾人五丫頭那裡去了眾人都說纔往茶房裡找他們姐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鷄蛋頓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短的狠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不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餛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

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不要叫
 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
 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
 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
 忙丟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渾噠你媽纔下
 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
 做上去呢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
 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鷄
 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
 年連草棍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

肥鷄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
 來了每日由山海海裏的選以為不可口不是什麼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面筋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

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要
 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

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
 為便宜却為什麼是惹氣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

忙得還問肉炒鷄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麵筋
 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己發昏趕着洗手炒了狗頭屁

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眾人聽柳
 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

年以來凡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前
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倒是其是竟是有名算着連姑娘
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鷄兩隻鴨子十來斤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
持不住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
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囤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裡
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
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
要吃個油鹽炒菜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
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

趙姨的不堪處
又隨口帶出

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脩得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
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
去叨登一鹽一醬那^罷不是錢買的你^罷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
得賠你拿着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
就是明白體下的情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奶奶
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
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
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
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還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
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及至此刻同

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飲見他此時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句說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去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得眾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不要悞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這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這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眾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眾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

丟盤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起來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

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

通接前文

稀字及靜
子似實不為
園中人歡喜
多動其苦若
不能靜也

答得却也宛轉
在理

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
芥霜遞與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
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蓼溼一帶
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
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裡來五兒
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
到怡紅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
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
在這裡呢竟出去他直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
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

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說得
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言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
失落了東西幾個了頭對頭並未追究出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惑可巧小蟬
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他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
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
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
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連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
些玫瑰露誰知也連罐子也不見了了罐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
笑道這我個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
因這事没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

那裏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
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裡的
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帶着}証我
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
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
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
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
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
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
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著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

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擡出去永不許進二
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
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
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
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
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
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
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爲這點子小
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
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

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
步不敢多走又兼眾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
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
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
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越愿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
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
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
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
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些了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

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
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
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了一
跳忙應是自己已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
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他舅
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被借
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
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
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
給的况且那邊所丟之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証証的白放了又

去我誰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睛雲走來笑道太太那這
 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
 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着
 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
 好意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
 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裝沒事
 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賊証怎麼說
 他實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
 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
 陽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像不

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起了
 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不要管
 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
 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
 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
 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
 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為這個倒像我没有本事問不出
 來就是這裡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
 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
 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

判事明白無怪
後日立為正室

是虛處實
鳥

尚有良心

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他便應什麼我心裡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但他又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若是處以家法豈不明已委屈人麼所以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本人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不去一個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些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而我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冤屈好人我說了罷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

事的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眾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有可敬處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嗚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原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及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

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於
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
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
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
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數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
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没人伺候姑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
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
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
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
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三姑娘

的司棋的嬪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
却是僭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
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
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
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兩個孽障慳他頑說太太不
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瞅他兩個不隄防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
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
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
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獨園內人有
連媽媽子們都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

若都不認就

狠貨

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婆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

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鳳姐兒

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攪攪

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箕

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這分明不是什麼要緊事件借們若信了將來若如今彩雲認了如此如

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了

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

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

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

好平兒

更透

好

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

有聖誤的不是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必定操這心些得放手

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

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

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已又三灾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

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

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得鳳

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惱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

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此回是正寫平兒的才調身名以及後日扶正

紅樓夢
伏梁及妙在每寫風粗的壞處必夾雜平兒的好處以形容之。正如水滸傳中每寫宋江的詐處必夾雜李逵的真處以形容之也。此謂之烘雲托月之法。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猷香菱情解石榴裙

數語便是掌家的材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家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

人得志恰是
此情形

粳米短了兩擔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
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一擔粳米在外
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
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
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友大家照顧些正亂著忽
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
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
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
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
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

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
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
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
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
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
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
此急得發咒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
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
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
是怎麼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

敗類形景一
寫出

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一十槓豎看得真我收起來這兩日仁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生的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都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麵薛姨媽處減去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

宮製四面扣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洋人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爲應景兒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起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過行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夜一夜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

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頭咕咕呱呱一羣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那岫烟的丫頭箒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毡子笑著進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

口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禁當得起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門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趕着也還了禮湘雲拉

寶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奶趕著補了一分禮與琴姑娘的一樣印禮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印禮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大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没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没人只不是借家的人

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嚷什麼印禮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裡纔過得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印禮了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

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一奶
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裡頭
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僭們就湊了錢
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僭們裡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很好
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
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
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
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
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
開了賬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

們竟不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
忙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
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暖
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
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與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
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酌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
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
囑咐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
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
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

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况且姨姐姐姐妹都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若是開著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總有了事就賴不著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裡頭有人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

亂的事又
寶釵口中
虛寫一筆

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頭呢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到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廡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

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圓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卽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騎騎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

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在自了且前頭没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棹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棹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棹上便是紫鵲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

這是怎麼說呢

四人都說這一開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
 彈詞上壽眾人都說我們没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
 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
 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眾人中有的說行這
 個令好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纔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
 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闖兒借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眾人
 都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
 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眾人想了一回
 共得十來個酒令大家念著香菱一一寫了搓成闖兒擲在一個瓶中探
 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筯夾了一個出來打開

恰是爽快人的口語

一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
 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
 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
 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
 叫他們行去借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却是拈
 戰史湘雲笑着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
 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怪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
 寶釵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
 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能隨取了令骰令盆來
 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

個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便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字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眾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裡傳遞呢鬧得眾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射了一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

狠探香春笑道添一個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憲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鷄便覆著他是用雞窻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個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鷄栖於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擡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鐺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摠成一句話文理務須貫串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眾人聽了說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

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

說得大家笑了眾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瓢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搗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綠字

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烹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眾人都笑了說好個謔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了出來吃腦子眾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使用筯子舉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些桂花油

眾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雲姑

相應上文

拳神

娘會開心的兒們刻薄單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誤着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裡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趣子，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着自已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

跌宕

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的。的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如何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搯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見

忽又以綺語
馬之

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了娘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日子還該點補

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脾胃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了娘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磴上睡着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

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唧唧噥噥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眾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磴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啟秋波，見了眾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姣媚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早有小事頭端了一盆洗臉水，一個捧着鏡奩，眾人等着他在石磴

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髮，連忙起身。同着來至紅香圃，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碁，寶釵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階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碁受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碁盤，一隻手伸在盒內。

只管抓碁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着，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碁。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

向寶玉

明白可愛

恰是一無經心人的語氣

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插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子，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樣纔好，偕們也的花費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他們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偕們四個人的黛玉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著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

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寶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着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斃了難爲你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哪裡呢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裡幾個人鬥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偕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

南方人的進
京的聲

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做什麼呢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偕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裡也不好看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釐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盡力吃斃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一聞兒見起今日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着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

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麩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碗筋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穀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穀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穀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

碗吃酒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著僭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越今日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著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的見的事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與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著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

拳神

為他兩人保
言我語兩
相形優劣
目見

為後文一照

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們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
 飯呢寶玉便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
 道我說你是貓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
 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麼空兒
 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
 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
 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日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設使
 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
 第一個要去又懶又^{當的}又^本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
 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拿

三搬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
 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
 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
 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呀。怎麼粧憨兒和我笑。那也
 當不了什麼。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着來至廳上薛姨媽
 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
 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
 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
 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鬥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
 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

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爲兄弟蕙並頭結花的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夫妻蕙荳官沒得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裡

美落得有趣

馬來如画

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便忙連伏身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幫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滾在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着哄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鬥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謊是胡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寶

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着手裡，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便低頭一瞧，「嚶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拉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日纔上身。」寶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麼一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尙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

香菱聽了這話，却碰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

這話，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着換

了，也過後再說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

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

條，和這個一模二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

這個來，何如？」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

。」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

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我別你素日爲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

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

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等着

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個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亂想来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為人無人^原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况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俠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樣又命寶

何必

玉背過臉去自己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腌臢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方得很香菱忙又拜了兩拜道謝襲人一面襲人拿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纜夫妻蕙與並帶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怪道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

痴得可笑

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作什麼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裡却要說什麼又說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詳下回分解

前見平兒而曰可惜已為兄妾此見香菱而曰可惜不得共支別見形相親近之神情俱在之外見色紅樓夢第六十二回終而起淫心寶玉之福也人於此也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钱不該叫他們出纜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

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說你
 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叨叨村你你再
 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的着大家
 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
 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
 說我出去走走四兒昏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
 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
 喜歡得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裡
 來得只等好了罷可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
 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没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寶玉道

我却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
 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
 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来前頭一人提
 着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偕們
 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
 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
 是不依的眾人都笑說那裡有這麼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
 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眾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
 玉鞞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
 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

了該早些睡明日方起得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面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泡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泡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趕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裡倒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

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前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人自己謙遜越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裡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屋裡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

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
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
隄防着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未襲人道不
用高桌借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
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
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躐在外面火盆上篩
酒寶玉說天熱借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眾人笑道你要脫你
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
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慳
我就不好了眾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粧

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身上皆是長裙
短袄寶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袄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
褲脚繫着一條汗巾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
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搯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着
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鬥的水田小夾袄束着一條柳
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齊額編着一
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
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在耳上帶着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
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眾人
笑說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

且等一等再擗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裡吃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爲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窑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偕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偕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偕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偕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

來頑一圓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偕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不方便別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引着去請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友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兒就再來衆人聽了却也歡喜都過來了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請了

看他無處不
任黛玉身上
看意

跌頓

李純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
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
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了個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
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
釵李純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己
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純笑道有何妨礙一年之中不過生
日節間如此偶爾借此消遣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個
竹雕的簽筒來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簽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
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六點數
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着將筒搖

恰是寶釵的
身分

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簽大家一看只見簽上畫着一枝牡丹題
著艷冠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寶釵的身分
入自眾人口中
說出

頓挫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
謔或新曲一支為賀眾人都笑說巧得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
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說芳官唱一隻我們聽罷
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聽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
壽筵開處風光好眾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
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隻賞花時翠鳳
翎毛紮帶攔閑踏天門掃落花纔罷寶玉却只管拿着那簽口

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擗與寶釵寶釵又擗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擗在棹上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其餘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難道你

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敬探春那裡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一鍾纔罷探春只命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著他的手強擗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畫着一枝老梅是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擗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擗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興說着便吃酒將骰過與黛玉黛玉一擗是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著揜拳擗袖的伸手掣了

恰是李紈的境

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題著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不如

應上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涼兩個字。眾人便知他打趣。白日間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眾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夢

亦有情趣

趣語有情

暗映後喪夫

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各飲一盃。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端起來，一仰脖子，喝了。黛玉只趁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

漱盃內了。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是一枝茶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茶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盃，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繡眉着忙將籤藏了說：偕們且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帶花，題著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盃，大家陪飲一盃。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

逐段寫來筆
變筆活
真是錦繡文
字

暗映後納為正
室

改名得神

恰是黛玉的
月形

別字妙

又字妙恰映後
又改嫁

摹神
美落得亦妙

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盃牡丹陪飲一杯眾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着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却是一枝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面寫着舊詩道是

桃紅又見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眾人笑

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筭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該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什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捱打我也不忍得眾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眾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哩眾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着眾人

效慈之態如

李統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著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起籠襲人等都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圓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文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地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搯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衆人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偕們且胡亂歇一歇罷自

琴神

琴神

已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得很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已却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尚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就在這裡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麼吃得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早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

虛處實寫

摹神

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罷今日可別開了
 再開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纔兩次罷了借們也
 算會吃酒的了那不成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
 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致興盡了反無後味昨日都
 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
 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眾人
 聽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著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
 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
 得眾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
 夜裡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

又述說一番更
神理

摹神入画

往日老太太帶著眾人頑也你想不及昨日這一頑一罈酒我
 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喝得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
 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耍了酒
 來也不請我請兒還說著給我聽惹我的氣兒氣我晴雯道今日他還席必自來
 請你的等著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聽了把臉飛
 紅了趕著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朵尖聽得真。平兒笑道呸不害
 臊的丫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
 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
 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著一張紙
 因說道你們這麼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

工樓夢 第五回

二

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了一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攔在這裡誰知一頓酒喝的就忘了眾人聽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

拳神

言外便見寶釵的正氣

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顛顛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裡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

世盜名的形
京又自岫烟口
說出

批得狠是

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
 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
 言談超然如野鶴閑雲原本有來歷這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為難
 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
 着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
 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下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
 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寶玉聽
 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教之中算他原是世人意
 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
 知問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

句中有味

厚文似覺氣脉
不順故更之

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
 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
 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想
 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
 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
 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
 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
 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
 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愛啣了一聲方笑

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去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圍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釵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只憑了嫗們去服役且同眾人一一的遊玩閑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爲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

又將甄家一提

浪靜風恬忽
尔波淘驟起

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鸞兩個去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與你們送着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呀歿天了衆人聽了嚇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已的男子來未免慌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

人將修煉的妄
說實是罵一番

忍說吃藥壞
事又說得道
升仙分明是
左道欺人放屁
該死

了賴昇一千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
夫們見人已死何處^{還向}診脉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摠屬虛誕更
至叅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爲過于勞神費力反因
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
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沒衆道士慌
的田道原是秘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
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
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也不
便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裡
面容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擡

至鐵檻寺來停放指指算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
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寔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
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脩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
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
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
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璠賈珣賈璉賈璣賈菱等各有一
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
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一並住着纔放心且說賈珍
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
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

點逗尤二姐姊
妹一筆伏下無
張

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
祖職已廢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
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
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
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
私第殮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藉外着光祿寺按上例賜
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
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高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
半路中又見賈璠賈琬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
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做什麼賈璠回說嫂子恐哥哥和侄

好一個外甥

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
聽了贊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璠等便將如何拿了道
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奶在
上房住著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奶奶來了喜的笑容
滿面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
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
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
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
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俛
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

如此禮節不知
何服間納妾服
何聚賭如何

悲戚下少不
待三字妙

言外傳神

悲戚好指揮眾人因將恩旨脩述給眾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
賈蓉家中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便先騎馬跑
來到家忙命前廳收棹椅下榻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
樓等事又忙着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
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們做活計見他來
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
了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
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
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
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兜頭就打嚇得賈蓉抱着頭滾

摹神

姨甥二人的醜
態寫得活現
好外甥

襯一筆妙

醜態百出

描寫敗類的
形狀曲盡其妙
不可不星疏

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
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那二
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蘸着吃了眾
了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
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
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了頭親嘴說我的心肝你
說得是借們饞他們兩個了頭們忙推他恨得罵短命鬼你一
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
見那樣體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嚼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裡
去背地嚼舌說借們這邊混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

榮府的敗壞
家風處又自
賈蓉口中說
出

都鼓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驢唐臭漢。何況
借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
這那麼利害。連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嬌子那樣剛強。
瑞是華大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
亂道。三姐兒沉了臉。早下炕進裡間屋裡。叫醒尤老娘。這裡賈
蓉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為兩
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
家大小登門磕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會說話。
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
道。剛纔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友求你老人家

傳神入妙
妙極趣極

為後文一照

輕狂之態描寫

始盡
又是一樣口氣

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娘擠眼兒。尤二姐便悄悄咬牙
罵道。狠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賈
蓉又與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曰。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
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
位姨娘。這幾年總沒揀着。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
娘。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
趕着打。說媽媽別信這混賬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說是
說。別只管嘴裡這麼不清不渾的說着。人來回話。說事已完了。
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
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言賈敬之死反因修道煉魔而致傷性命。可見左道旁門成佛成仙竟是何也。此竟是何也。所謂湫之茫之之真名。自於湫之茫之。吾能何也。故曰總之一個幻字。至回中之結構自如。描寫逼真。實則又是絕妙的文字。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因明買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幡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鉄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

則秦氏發殯
定用詳筆此
用畧各筆
戚的形景自
在言外

不免二字勉強
大家子孫想
應乃爾

時爲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来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

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嚶啾啾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瓜子兒賭打手掌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

不頑皮的形景

馬龍人又是
樣形景

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牕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絛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

無一時一處不用心在黛玉身上

滿 謔言一絲不

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解問兒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在屋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

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水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

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鴈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甚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菓去時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棹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棹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燠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

紅樓夢
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的去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

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噯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

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姑娘帮着辦理他又是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摠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軀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鵲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慊慊大有不勝之態紫鵲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爲何又傷心

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况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爲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爲好因而轉念爲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

言對泣，却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爲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慙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慙妹妹了？」一面搭訕著起來，閒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著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也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

探丫頭來，會我，賁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摺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賁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爲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爲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爲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

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借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捨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異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聽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究竟算不得好詩。卽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

新續相生串
神無迹

想必就回来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眾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眾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

賈母到家卽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著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著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著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回去了是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脉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脉靜身涼

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况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

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

又一個敗類

珍蓉父子同淫

又自賈璉心口

中寫出尤氏姊

妹的情形亦為

帶出

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著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桐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會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

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

又提甄家一筆
總因有一真實
上也

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悄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
娘好下剩的不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
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
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
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
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
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
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
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
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

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
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
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
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
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
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嬌子
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
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何如賈璉笑道
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
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嬌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

鳥璉蓉之敗
壞不堪處可
醜之極

一女來歷又自
谷口叙出

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庄頭張家，指腹爲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偕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嬌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

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偕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裡面住著，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了。叔叔兩下裡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卽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嬌子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嬌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

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妬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越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著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

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寒賁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著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

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瞞着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著荷包的金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撻了過來賈璉接在手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摻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

一人勾情的形
京一活画出

老幹

老幹之至

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鬟回頭時仍撻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鬟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叙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

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
 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悄悄二位妹妹親
 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未免受委屈尤老娘
 笑道借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在這
 裡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
 寔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
 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
 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
 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
 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

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
 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叔使喚
 原正要使人到廟裡去叫呢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
 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
 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
 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
 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
 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
 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
 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

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趨便將路上賈璉娶妻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爲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爲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的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

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

二姐的性情隨

事寫出

聘嫁小姨原是
世家孝子應辦
之事

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
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
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
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
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
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
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賈蓉又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
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
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
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

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
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
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
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
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厨
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
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兒
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
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
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

皇糧庄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祖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描寫不肖子孫以致敗壞家門的形狀無不曲盡其紅樓夢第六十四回終妙凡有人心子弟可不畏猛者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愿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

賈蓉於兩家
之標也水所行
既非所言非常
標而仍
所云母女結心
約也財二姐尚未
過門三姐兒先
入宅亦已若干
未得云云了心
愿

冥冥新婚即
如法思愛愛作
手不不至至此

分得意攬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賄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

鳳姐之為人
偏又在賈璉
口中帶出

必待璉不在而
後去是成何心

姐兒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愿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裡賈珍歡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臉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

此來應理
多些何待過日

自然不比別家
兄弟帶兄弟且又
是親兄弟

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来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笑著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但

又是一樣性情
已伏後文剛氣
之根

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討沒趣況且尤老娘在傍邊陪着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即文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在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没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噓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麼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啻一聽他

女人吩咐百依百隨且吃穀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女人陪着這些了蝦小厮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厮們打牙擦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至卧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赳赳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瞧

隆壽壽二人
互相批話
趣
三五

人能相容馬不
如人多矣

見有了一匹馬細駒一駒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厨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曾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竟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偕們這裡有的是炕為什麼不大家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蹶蹄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盃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裡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幾盃

點綴得妙上
行下效確乎不
移

你言我語的情
形醜極
下自知下明

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偕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卧下尤二姐聽見馬關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盃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攙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又婆整齊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倒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却不懂尤二姐滴泪說道

出活不祥

又將隱事提出
越見得竟是
夥猪狗

為後文一照

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自然是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勾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尤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怕

三娘尚知不來賈
理竟謂無病可
見混沌已極

怎樣照常還
須說個明白

怎麼說照常
就是了

寫得剛氣的
情景活現出
來
賈府的隱事
又自尤三姐口
中
虛點出來

就此口頭利便
直畫出一個尤
三姐來真是寫
生
妙筆

罵得痛快

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
了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璉便推
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
倒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慙滿面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
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偕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
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
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常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
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
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
又笑嘻嘻向三姐兒道三妹妹為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

我也敬一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
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偕們
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的我看提着我的影戲人子上場兒好及別戳破這
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
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
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筭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
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
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
取和兒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
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偕

一孤狹氣令之望
而生畏
此等潑皮倒
也可愛可敬

更妙

們就喝說着自己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己先喝了半盞揪過
賈璉來就灌說我倒不曾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
吃借們也親近親近嚇得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
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要慣的不想今
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搭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
發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借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
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
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
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
璉反也也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

極力描寫

對敗類中
的庸材

鬆的挽個鬢兒身上只穿着大紅袄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
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
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
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發橫
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珍璉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
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
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為別說調情鬪口竟連一句響亮話都
沒了尤三姐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陣由
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
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了

工書樓
第壹回

大是娼門中
智術第不知
作者何能描
寫殆盡至此

嫖婆子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勵言痛罵說他爺
兒三個誑騙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
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廝來找及至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
的便乾瞅着罷了看官聽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
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
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
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
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
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那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脚所以賈
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

尤三姐之動
作詞氣一路
寫來的形
態固非閨閣
中正理然其
識見才情亦
自令人可愛

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却和三姐兒捏合偏
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
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偕們金玉一般
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
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
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
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他這話料着難勸也只得
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
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
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

珍璉敗壞之
報寫來令人
快

風流子弟
此亦當發一
猛省

如此相較則鳳
姐的身分不知
立於何地

沒廉耻人的聲

過接無痕

何曾隨意。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
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為
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若論溫柔和順。却較
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
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等
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
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
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
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
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

快人快語

見解大是明
白

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
偕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思意思的。就丟
開手了。你叫我有什么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偕們明日先勸
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開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
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
間。特請他妹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剛斟上
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泪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
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
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
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

工樓亭一第審同

七

故作曲筆

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偕們娘兒們微
息，都安着不知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
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
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若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
裡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
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
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
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
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
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

摹神

善用虛筆

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姐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
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眾八聽了，都咤
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
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
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
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
的田奶奶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
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尤二姐便
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着吃。
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

忽又頓住，捻不肯用一直筆

的樣子。老太太多六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與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却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反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裏見得他，倒是跟前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

一語是鳳姐
是評

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老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

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

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

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

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

連他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

一窩兒自家的事，不啻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

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

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得說了。與兒

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

沒身分語

當面奉承的口氣寫來頗肖

為後文一照

鳳姐之為人又借興兒口中極力描寫一番

忠厚語

伏後

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不過是情愿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這個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緣伏後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脚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張這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樣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

奶便用着理讓換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見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間兩個不過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着我我原當初不愿意又說我反手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不的頂撞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了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這個心腹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

場

又將平兒的好處鋪叙出來

又將李紈之為人隨口帶出

又將四春之為人隨口帶出

又將黛玉之為人隨口帶出

忽以趣語收住妙極

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與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娘姑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為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鸚窩裡出鳳凰。四姑娘還呢原小正經是

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第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與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讀此回者。須知是作者大放手筆。靈何也。費力之甚。為

不修必何如以形容之而後可若直寫怎樣肉和便不低手必
 須旁筆隱筆出之方見手法但若拈出一個正理取女素以
 極貼之仍為低手何也終不足以痛紙之也故不知幾種筆
 度方想出個似乎淺淺之尤三姐來又想出專尚氣節之
 柳湘蓮來以襯托之方見文字之妙如尤柳竟成夫婦則
 仍是低手何也若終成夫婦則終可揣之為之意必不
 足以形容其醜惟一則寧死不污一則寧鯨不就方將賈
 氏男女形容得不在人類矣豈不為高乎文字之賈亦主
 也尤柳實也此文字之實也又文字之陪襯也若
 賈璉路遇湘蓮代指親事大家一盡隨以寶釵而完後
 此亦有不以為怪身好女妻矣名句亦之一快不意死也
 死也此止一場好事竟如火化形消真如神龍失精見首
 而不見尾終奇名化此又文字之離合法也後出其細玩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終

